

Mười câu trả lời bất tiện, 11 Tháng 09, ...

来源: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8jM4lnjxQhs>

讲师:

身处这座城市，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。我想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——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，来到这座我最喜爱的城市。

看到这么多人在场，我深受鼓舞，这对我个人来说多少有点压力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非常高兴。不过，显然我还不太确定你们到底期待什么。

显然，你们知道我们此次聚会的目的与佛法有关。但这本身已经让我深受鼓舞了。因为佛法确实浩瀚无垠，令人惊叹，而这样的聚会如今仍然存在、仍然可能发生，实属难得。宗教修行的兴衰起伏本就变幻莫测。

当然，佛法——这是我所信奉的教义——对你们大多数人而言相当陌生。在欧洲这里，传统的宗教教义网络已经显著式微。以印度为例，佛教教义在那里几乎已经消失，我所走的这条修行之路几乎断绝了。传统佛教的主要形式在日本、韩国等佛教国家的传统教育中依然存在，但那也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非常笼统的说法。

这样的评论或许有些奇特，毕竟真正的教义是完整的，它就在那里。至于是哪种类型的教义，我们无法一概而论。

我这一生中，大约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，这些教义对西方人来说已经变得相对容易接触了。事实上，从那些年起，我遇到了不少弟子，他们至今仍在坚持，而我居然还在这里见到了你们，这令我格外感慨。

你们许多人最初是出于对佛法的好奇而走近它，就像对珠穆朗玛峰的那种好奇心一样。你们当然经历了许多艰辛，可能也亲历过越战带来的苦难。然而，你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是真正在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，想要读到或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。

欧洲人似乎一直对新事物充满好奇，根据我读到的资料，你们对学习和探索事物向来兴趣盎然。不过，这一点你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。

因此，在过去五十年里，这些教义在西方经历了许多起伏变化。

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：佛教是一种潮流吗？即便现在如此，它为什么会流行起来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

人们来修习佛法，缘由各异。有些人是因为经历了某些感官或意识上的体验，包括精神探索以及使用致幻物质等。这些体验使他们开始感知到，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并非无足轻重，而那些看似最重要的事

情，也未必就是真正最重要的。小事可以是大事。于是，你想要超越那些最微小与最巨大之间的界限，超越好与坏、诸如此类的一切对立。

今天，也有人对佛陀感兴趣，是因为正念，是因为压力与抑郁。正是从这种最初的好奇心出发，人们开始想要摆脱那些束缚，超越对细微事物或巨大事物的执着，去探究事物的究竟实相。

无论你出于何种缘由走近佛法，这些都是好的。我因此感到鼓舞，因为这表明你们对世界的悖论与现象仍然保持着兴趣与探究之心。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、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。若是没有这份觉察，我们便会变得过于务实、过于精于计算，从而失去生活中美好而丰盈的那一面。

讲到这里，我想举一个例子。印度去年购买了大约十架——或者说大约二十架——战斗机。飞机抵达那天，我看到十位修行者正在进行火祭仪式，他们站在那里，往战机上泼洒甘露水，将所有这些祭祀物品遍撒其上，为飞机加持祝福。这一点极其重要，这份需求依然真实而巨大。

所以，当人们请我来讲授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们已经从无数导师那里听到了许多宝贵的教导，他们给你们讲了几个小时的课。我觉得那样的方式帮助未必很大。所以我请组织者收集一些你们真正想问的问题与疑惑，让我来回应。我询问了，但不知为何，有些问题似乎难以启齿，不敢问出口。不过，其中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被提出来了。

我先通览了整个议题。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“联系”的——我们应当如何将佛教与社交媒体、气候变化、环境污染、战争、世界的未来等议题联系起来？佛教徒应当如何面对这些问题？

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对此感到强烈的共鸣。很多时候，佛教徒真的完全不擅长与时代对话。我观察到，宗教——包括真正的佛教或其追随者——在许多时候显得脱离实际，与我们所处时代的议题格格不入。这可能是佛教在某些地方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。除中国以外，佛教在许多地方正在急剧式微。

关于这一点，我想以《卡塔拉经》为例——也可以参阅《扎卡马拉经》。这是所有教义中理论上最常被讨论的经典之一，同时也是最难解读的。它极为简洁，包装风格古朴典雅，却难以诠释，令人深深着迷。

比如说，在佛教儿童教育这个问题上，历来没有太多系统性的规划。孩子们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，佛教从未系统地教导过这些。问题在于，这需要事先有所规划——先有眼光，然后有一点机缘，等等。当然，寺院里有许多僧侣和尼姑，但他们所学的知识主要通过阅读、书写、背诵经文以及修习仪式来传承，也并没有遵循任何特定的顺序。

或许原因就在于，佛教——以及某些其他宗教——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政治议程或世俗议程。而某些其他宗教，例如犹太教，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，参与政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。那种传教式的思维——主动传播、拓展影响——并不属于佛教的传统气质。当然，佛教徒也有自己的愿望与抱负，

希望让孩子皈依，诸如此类。然而，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拓展视野、扩大范围的规划。

佛法教导的本质，或许正在于此：它所基于的核心理念是，并非真实永久存在的事物——没有什么永恒，死亡无处不在、随时可能发生，任何事物都无法带来百分之百的满足。

所以，或许我应该先为"联系"这个词下个定义，以便你们理解所谓的"参与"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在历史上，佛教社会确实曾经有过与世界深度联系的时刻。其中一件最重大的事件，是一位博士领导了一场争取平等的运动——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。他出身于印度社会中被视为不可触碰的阶层，却为消除印度社会的阶层不平等而奋斗。当时发生了一场非常重大的变革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印度教改宗，皈依了佛教。这件事意义非凡。

如果你问我这究竟是好是坏，当然还值得商榷。不过，我是佛教徒，所以佛教徒越多当然越好，对吧？

但你也需要了解，佛法与寻求真理密不可分，它始终在探寻真相。

当你皈依三宝——皈依是基本的首要原则——当你说你皈依法，从本质上讲，这意味着向事实如其所是地鞠躬、臣服。

例如，我们都需要承认其中一个事实：水是湿的。水从未停止湿润，它不可能不湿。所以，你应该想洗就洗——洗手、洗脸、洗头发，随你所欲。

就好像你不会跑到水边却质疑水是否真的湿润一样——这从来都不是疑问。我完全接受无常这一事实。

当你说你皈依佛法，意味着皈依某种修行方法，接受苦难、无常和无我的真相。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，我对此完全接受。

一旦你真正认识到这些真相，它将立即影响你的日常生活——你如何建造房子，如何购物，如何与人沟通，甚至如何向人道晚安。因为谁知道呢？道别之后，也许从此再也见不到了。这就是皈依佛教应有的心态。如果你仔细思考无常、无我这些词，认识到这些真理，将帮助你与佛法真正建立连接。

那么，一个人成为佛教徒的原因是什么？有些人皈依佛教，是因为他们对某种既有的系统感到不满，寻求的动机是揭示真相。

这里的问题是：佛教徒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吗？

我记得在伦敦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有人向一位老师请教——这个人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创建诊所。当有

人就此事向他请教时，他说：没有必要，他应当全身心投入闭关修行。
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听起来非常自私，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。你看，你躲进山洞只顾修行，而这个人还在生病——这难道不是自私吗？然而，我听到的解释是：正因为他是一位极为虔诚的修行者，如果他投身于医院建设这类世俗事务，优越感最终会转化为怨恨、愤怒、嫉妒等烦恼，反而无法真正履行自己的本分了。

当然也有其他观点。古代藏传佛教涌现出许多伟大的修行者，就像唐东杰布一样，他为人们建造桥梁。而中国大乘佛教传统在这方面影响极为深远，深入介入世俗世界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：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？

作为一名佛教老师，在佛教社会中扮演这个角色，我当然需要考虑佛教的存续。我认为，以古老的方式传授和修持佛法，非常重要。同样重要的是，支持那些正在遭受苦难、需要帮助的人，与正念修习建立连接——这些都是佛教徒应当追求的事，与东方古老智慧一脉相承。

佛教徒会思考很多关于死亡的问题——至少在理论上如此，这本身并不是坏事。我知道柏林有一家医院，名字叫“苏卡瓦蒂”，这是一个佛教名字，意为极乐净土。这真的非常好，意义深远，富有象征意义。你们这些与这家医院相关的人，做得非常好。

但我想说，有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值得关注。所有古代智慧，包括佛教教义，都有可能因此失传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非常小心。

多年来，有太多流于形式的东西——宏大的标志、盛大的仪式，诸如此类，这些都让我们沉浸在某种幻觉之中。

我认为佛教徒也应当对政治问题保持谨慎。因为归根结底，你正在喝的这杯水，也与地缘政治问题息息相关。当然，我也认为佛教徒应该积极参与保护世界环境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我认为佛教整体上，尤其是密宗佛教，将能够对社会做出非常有益的贡献。

当我来到美国和南美洲时，我认为父母应该教导孩子看树，而不仅仅是看人。那棵树，就像是其他树

木的父亲和母亲一样。随着你长大，当你走进树林、走进山脉，你可以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父母。这一点极其重要。在密宗传统中，我们所认可的远不止于此——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物种和存在，远比你所知道的多得多，与这个世界建立深刻的连接是完全可能的。

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。

问题是关于如何"包装"藏传佛教，才能成功地让欧洲人、尤其是年轻一代接受，而又不失去其本质？如何区分密宗佛教的文化元素与其根本要义，让欧洲年轻一代能够学习密宗佛教的基本原则，而不陷入文化因素的泥沼？

关于这件事，我有很多感想，但我其实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知道答案。这些问题是好是坏？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讨论，但这确实令人不舒服。

世间存在苦难、无常、无我、空性这些佛法真理。但同时也存在文化载体——媒体、象征符号与语言。欧洲人在这方面的讨论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。我有一个法国朋友，叫罗兰·B.，他谈到了象征意义，让我困惑至极，几乎不知所措。还有一个朋友叫克里斯蒂安·斯坦因，他谈到了语言。他们讨论的这些问题，我深有同感。这些话题确实很难开口，即便面对在座的各位，我也感到非常困难。

这里有藏族人吗？假设我告诉他们，释迦牟尼佛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——至于他是不是"雅利安人"，有没有蓝色的眼睛，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我完全可以这样说。你们知道"雅利安"这个概念吧？有些人甚至说，那些金发碧眼的人，古代也许就是从欧洲迁徙到亚洲来的。当然，这些问题很复杂，我总是对那些……

这里既有藏族人，也有西方人。藏族人每天在祭坛上供奉七碗水——第一碗是饮用水，第二碗是洗脚水。而古代藏族人甚至根本不洗澡，那么洗脚水又从何说起呢？但他们仍然保留了这些供奉习俗。

再看看藏族人所画的莲花。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莲花，究竟来自哪里——因为在西藏高原，自然条件下根本长不出莲花。也许现在可以，但古代显然不可能。他们却仍然画莲花，而且很多藏族人的名字里都带有"巴"（Padma，莲花）字。你看……

这看起来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，不是吗？

德国还有杜塞尔多夫。那是25年前的事了，我参观的时候也亲眼见到了——那里有一个藏语中心。我委托他们绘制一尊玛哈嘎拉雕像，我说："你准备好的时候告诉我，我就来。"等我到达的时候，他们

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，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奥本·坎恩这个人非常没有耐心，我总是很想问："哦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"表面上一切似乎都很顺利，但我心里也总是在追问同样的问题。

人们会说，红茶还没有准备好。我们所说的"供品"，是一种用红茶制成的饮料。至于向护法献祭——在玛哈嘎拉的供奉中，这是一道并不常见的仪轨，很多人觉得它不完整。而从密乘佛教的观点来看，这恰恰是对最基本层面的一种降格处理。是的，这是玛哈嘎拉的视角。正因为如此，玛哈嘎拉自然有自己的偏好。既然他有偏好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难道他不喜欢黑咖啡，是因为在德国买不到？

我把这些事与你们分享，是为了给你们建立一个基础和背景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。

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会非常悲伤地看到——欧洲的佛教基础，以及如何与西方人的生活真正接轨——这一点，我真的尽力了。然而，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人，是邱阳创巴仁波切。这不仅仅关乎符号，而是关乎一切——他使用了哪些词语和表达方式。比如，他会用"菩萨"、"金刚萨埵"这样的词，谈到激烈的情境时，他会用"战斗"这样的词，因为这些词在西方文化中有很强的亲切感和共鸣。

我到达香港一位佛教徒家中时，他们甚至送了我一整套书——将邱阳创巴仁波切的著作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版本。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，正是因为善用了诸如"法身"、"报身"、"化身"这样的词语，以及在谈及具体修行时运用了精准的术语。此外还有仪轨方面——比如灌顶仪式，使用那些宝瓶等法器，这两位先生也在用纸质灌顶的方式传承，令人赞叹。

我们需要的，是携手同行的愿心。我真诚地相信，像你们这样的人，基础已经在那里了，地基已然存在。比如，有些地方菩萨显现了，龙树菩萨，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化现，正如龙树在《经集》中所说，文殊菩萨说："不矮、不高、不胖、不瘦、不白、不黑、不长、不短……"如此反复否定，这第二部分真的非常精彩——先说"他是白的"，再说"他是红的"，再说"他是蓝的"，然后说"他就是一切"。第一句话否定，然后再次否定，最终说"他就是一切"。但真正理解这类事情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勇气。

最近，我为一尊文殊菩萨雕像举行开光仪式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：文殊菩萨穿牛仔裤。画作送来的时候，里面的文殊菩萨和萨拉斯瓦提仍然是传统装束。我把两尊雕像放在那里搁了整整一天，结果僧人和艺术大师又给他们穿上了裤子。当然，当我收到雕像时，手印和姿势倒是保留下来了。你们知道，这就是象征的力量。他们做事一丝不苟。

你们当中，有些人是佛教徒，信奉佛教已经二十多年了。如果我问你：假设我是你的上师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修行顶峰的金刚弟子——如果你戴了很多耳环、戒指，然后要求你换上那些所谓的"修行服装"，随便你怎么称呼它——比如乳胶服装……（笑声）

举个例子，你们是佛教徒，已经二十年了，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——在这里，你们可以看到它落在人身上是什么样子——你们有很多东西：纹身、耳环、鼻环，还穿着牛仔服。纯粹从表象来看，这并不是问题所在，这并没有错。

我发现，我每天离开酒店的时候，都会看到有人穿着牛仔裤进进出出，看起来很热。我自己也感觉热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一次相当奇妙的互动——我遇到一个穿着超长裤脚牛仔裤的男人，我被他困在电梯里，真的不得不帮他一把。我是认真的，这是真事，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这个。

如今在欧洲和西方，有很多所谓的热点趋势，比如正念和觉察。这与大乘佛教有关，与禅也有关，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。然而，对于金刚乘佛教传统来说，它包含了许多仪式和礼节。当然，你会在家里感到有些望而却步。仪式和礼仪……当然也有例外，有些人是某些过去瑜伽士的转世，我对这些人非常同情。

修习正念、简单冥想技巧，情况有点像这样——比如说，我是一个人，我的工作推广佛教。我采取了一些行动，把内观、把“维帕沙那”这个词带了出来，你们说：“哦，那太好了。”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是事实——它确实对你有帮助，它实际上关乎深度冥想、放松和呼吸等等。

但如果我是从事佛教推广的人，有很多关键点需要把握。在这里修行，你们喜欢内观禅修，觉得舒适。我认为，对于你们西方人来说，我只需要让你们意识到一点：手势，实际上是当你修习这些手势时……这就是内观禅修——坐下来，数念珠上的珠子，这与维帕沙那、与奢摩他是一样的。奢摩他是什么意思？奢摩他只是帮你排除干扰、专注于一件事，就像关注自己的呼吸。念珠的作用就是这个——帮你放下随机涌现的念头，专注于一件事。念珠与奢摩他的作用类似，它保护我们不被各种纷乱的念头淹没，因为我们的嘴也有事可做。

比如，我戴的这个手镯，这是米拉日巴的手镯。有时当我触摸它的时候，嘿，我感觉自己就像米拉日巴一样。当然，有时候有这种感觉，但并非总是如此。他有一首非常美的歌，他说：“当我生病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来问‘你好吗’；当我死去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为我哭泣……”然后在这种孤独中死去——就像在山洞里独自冥想的瑜伽士那样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已经完成的修行，当你如此忆念这些事，它会感动你，让你更接近真相。有时候，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片刻，胜过几个小时地搜集资料。

比如，我有一枚米拉日巴的戒指，有时我触摸它，就开始想起他的某首歌，那首歌非常优美——当我生病、没人问候，当我死去、没人悲泣，一切如是，仅此而已。这才是内观禅修最本质的东西，任何让我看清真相的事物，都是内观。它甚至比“内观”这个词本身更像内观——而不是那种让你坐得僵硬、憋着气、死盯着呼吸、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的做法。

这颗绿色……这颗蓝色宝石是别人赠予的，它属于约噶尔先生。我不确定这是否属实，因为我们没有做DNA检测。但他举止非常端庄，两者都很好。如果你想让我找一个最完美的范例，那就是他。如果你想找一个真正逃离这一切的人，他就是那个答案——凭着普通人的常识。

那么，维帕沙那是什么？内观是一种摆脱根深蒂固习气和惯性的理念。通常来说，这些是普遍的趋势。西方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处境，所以他想稍微找到一条出路。藏狮……或许你们很多人都有……我知道，总是有人怀疑某些西方上师在向学生传授佛教义理还是西藏文化。

因为对藏族人来说，在一生中获得觉悟，是非常真实、非常切近的事情。然而，对于那些并非在这种文化土壤中长大的人，你很难变成那样的人。是否有可能在这一世，通过某种因缘具足而实现？你也许已经知道，我要说什么了——我们都对这些事情有所抗拒。

你还记得吗？我还有一个新故事，而且这也许正是你需要听的东西。藏族文化已经被渗透进来，就像硬塞进喉咙一样。你们就是这样的人。当然，它并不完美，事实正是如此。这就是你需要注意的地方——文化层面尤为如此。西方文化，因为这就是文化的本质，你的化学反应，很多人都是如此。我们藏人根本不了解这些。这非常难，真的非常非常难。

我举个例子。对中国佛教徒来说，这一点似乎是自然而然的——人类的智识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：佛教、儒家和道家。而且，与中国人交谈时，他们会运用这种综合的常识。我们会说："哦，这位是个好佛教徒。"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意思是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令人感激。因为当我们谈论儒家思想时，它涉及人伦关系，以及行为的层级与规范等等。而这，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局面。

当你说他是一位优秀的佛教徒时，他确实是。他们所说的，是指一个人能够思考生命的无常，关注生活中应当关注的层面。因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就意味着——当我们谈论一位文人学者的德行时，他所具备的，是对苦、无常、无我的洞见，仅此而已，这就是佛教的脊梁。

我对西方也不是非常了解。但如果你拥有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，而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可能源自某种宗教，而你从未真正属于那里，来到这片土地不过短短几代人而已，并且这些文化中又有许多宗教跨越数个世纪传入其中——那么，你对这套系统其实完全陌生，却不知怎么的，它被硬塞进了你的喉咙。

所以，即使你在使用"好"这个词，即使是善意地使用，你仍然需要非常小心。从传统的角度来看，"好"这个词是很复杂的——它既像好，又像坏，又像好。对一个印度人来说，当你慢慢地、仔细地对他说某件事很好，他们会说："哦，好"，或者"哦，不"。它有缺点，也有优点——这些都是"好"的不同类型。

你们需要知道的是：你们需要拥有一种非二元论的视角。而且我认为，出于某种原因，你们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化学反应——善与恶之间深刻的平衡。于是，伦理道德也介入其中，变得极其强势。这，是我想传递给你们这些西方佛教徒的信息。

如果智慧、慈悲与道德同乘一辆巴士，那么驾驶位上坐的应该是智慧。在许多情况下都要格外小心。比如许多活动人士，比如加州那边的人，他们那里慈悲占据了主导地位——那是非常危险的。即便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也不应该坐在驾驶座上，那非常危险。慈悲应该与智慧同行，道德应该退居其次，坐进卡车的后车厢——我应该这么说。还没"打包"好吗？我们用"打包"这个词。

因为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感到不舒服。